

毛泽东



人类智慧的遗产



日 野村浩一 著

惠才 张占斌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2 016 9168 7

毛泽东

人类智慧的遗产

〔日〕野村浩一 著

张惠才 张占斌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 新登字 05 号

毛泽东——人类智慧的遗产

【日】野村浩一 著
张惠才 张占斌 译

责任编辑：刘德来

封面设计：何 武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9.625 印张 2 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220000 字

辽源市彩印厂印刷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15000 册 定价：6.20 元

译者的话

EG 8/24 14

解放的思想——根本性格，实践的思想——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教育的思想——实现人的转化。野村教授的概括给人们以思考，这是值得称道的。

野村教授在书的结尾部分写道：“毛泽东的思想在人类智慧的遗产中已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确定无疑的。”

作一点引文，意在引起读者的兴趣。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作者的基本观点。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日本学者说野村教授是“毛泽东主义拥护论者”了。

当然，作为外国人，野村教授在研究毛泽东时在有一些问题上，同我们有些不同，这恐怕也在情理之中吧。尽管如此，就总体而言，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

参加本书翻译的，还有黄仁义和韩风琴二同志，全书由张惠才作了校阅。但疏漏或翻译不准确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指正。

张惠才 张占斌

1992年4月于北京

序 言

我们日本人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毛泽东这个名字的？

那大概是和中国一样，毛泽东还是作为“共产游击队”的首领，“朱毛军”（朱德毛泽东军）的领导人的时候才为人们所知的吧。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创建根据地而上著名的“井冈山”是1927年的年底，向江西和湖南一带发展“苏区”是在1930年前后。所以说他的活动从一开始恐怕就为包括日本军部在内的一部分在华日本人所耳闻。在这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我们是在几乎与中国民众知道毛泽东的名字的同一个时期，耳闻毛泽东的存在的唯一国民。日本人进一步了解毛泽东的那种运动，当然是在抗日战争的最高潮时期了，在去大陆的士兵中间尤其是这样。当年的“共产游击队首领”毛泽东，这时已作为“八路军”的领导人出现了。而且，在这种变化的背后，存在着日本自昭和初年（1925年）以后以武力大举侵占中国大陆的历史，这是不言而喻的。

战后，毛泽东作为名副其实的新中国的杰出领导人出现在我们面前。他大大改变了亚洲的地图，他重写了历经一个世纪的中国半殖民地的历史。与此同时，作为实行这一巨大变革的领导人的毛泽东的思想，成为人们强烈关心的对象。进而从“中苏对立”到“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可以说在全世界的人们面前以一种强烈的形象广泛地留下了“毛泽东思想”存在的深刻印象。这样，其思想仍是确凿无疑地代表或象征着20世纪当代世界的一份智慧的遗产。

然而，谈论毛泽东，乃至谈论毛泽东的思想，这是极为困难的事情。在毛泽东的思想背后，存在着他率领几亿民众进行

中国革命这一历史事实所具有的历史分量。而且，他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今天依然作为“国是”在现实中指导着八亿人民的行动。象毛泽东那样把思想与现实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例子，说它有史以来罕见也并非言过其实。我们看到的是思想与现实在那里十分密切地结合着。

但是，承认这一事实之后，在毛泽东已经离开人间的今天，依然有必要重新把他的思想放到历史中进行研究。

毛泽东究竟在人类的思想史上，在大的历史潮流中留下了什么？反言之，经历过历史的风雨，被历史的波涛冲洗过后，毛泽东的思想留给人们什么了呢？

我在本书中想立足于这种对问题的观察和认识，尽可能地追求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内在东西，一方面剥离其政治上的光背，另一方面追求掌握历史主动权的毛泽东的思想骨架。据此，进一步探讨毛泽东的思想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在英国学者克里尔的著作中有“从孔子到毛泽东”这样的副标题。与此相联系，有人可能提出“从马克思到毛泽东”或者“从列宁到毛泽东”这样的题目。另外，美国著名学者施瓦茨在一篇论文中把毛泽东的思想同卢梭进行了对比研究。

我有一种预感，毛泽东的思想作为代表“革命”的思想，在中国智慧的传统中也许会沉淀下去。可以预料，在今后的世界史研究领域也许会提出一些问题吧。总之，我在本书中探讨的不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毛泽东主义”和作为理论的“毛泽东思想”，而是研究毛泽东及其本人的思想。

看来，现在研究作为“智慧的遗产”的毛泽东的思想，似乎太早了些。他的思想最后留下了什么？这个问题，同一切思想一样，还是取决于它本身在历史中反复经过考验后形成的性质。不过，如果考虑我们日本同中国乃至中国的思想的长期交

往以及当初与毛泽东的运动的密切关系的话，那么追求其整体形象的尝试恐怕是有重要意义的。毫无疑问，20 世纪的东方巨人毛泽东的思想隐藏着一种照射当代世界的光芒，恰恰通过这个，留给我们某些带有本质性的什么东西了吧。

1978 年 7 月 27 日

野村浩一

目 录

序 言	(1)
-----	-----

第一章 毛泽东的思想——其个性与相貌

前言——接近毛泽东思想	(1)
一、解放的思想——根本性格	(6)
二、实践的思想——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	(8)
三、教育的思想——实现人的转化	(14)

第二章 毛泽东——一生的轨迹 其政治与思想的交错

一、青少年时代	(17)
二、投身革命	(33)
三、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	(52)
四、井冈山的斗争	(67)
五、从长征到延安	(84)
六、抗日战争	(109)
七、国共内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128)
八、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135)
九、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后	(170)

第三章 毛泽东的著作

著作梗概	(208)
一、《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和《民众的大联合》	(210)

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反对本本主义》	
.....	(211)
三、《实践论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知与行的关系》	
.....	(213)
四、《论人民民主专政》	(214)
五、《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215)
六、《谈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和《五·七指示》	
.....	(216)

第四章 毛泽东思想——其本质与扩展

一、欧洲的毛主义	(217)
二、毛泽东思想与当代	(221)
三、中国世界与毛泽东的思想	(228)
毛泽东年谱	(235)

译者附文

日本的毛泽东研究	(250)
战后日本研究毛泽东的主要著作与论文(1946年——1991年)	(286)

第一章 毛泽东的思想——其个性与相貌

前 言 —— 接近毛泽东思想

《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1976年9月9日——按照古时候的说法是重阳节的那一天，而且正巧是49年前他领导第一次武装起义（秋收起义）的那一天，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走完了他83年的人生旅程。

他一生的活动，几乎都是同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7年联系在一起度过的。

这一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对他的逝世表示悼念：“毛泽东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半个多世纪以来毛泽东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写下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

回顾历史，恐怕没有人对毛泽东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这一点表示怀疑。1893年出生以来，他以中国为舞台度过了“战争与革命”的20世纪。他的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中国革命”的成功，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后来倾注全力从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两个时期。在后一个过程中发生了与苏联的严重对立，进而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后结束了自己的后半生。

毛泽东是杰出的革命家，是率领几亿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动乱中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运动的领袖。同时，他与所有的伟大的革命家一样，也是一位最富于独创的思想家。

埃德加·斯诺在著名的《西行漫记》之后，又连续写了不少有关中国的优秀报道作品，这位美国记者在《今日中国——另一个世界》这本书中是这样写的：“说毛泽东伟大，不仅因为他是党的领袖，从纯粹的意义讲，对于几亿中国人民来说，他是导师、政治家、战略家、哲学家、一流诗人、人民英雄、家长，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解放者。”

的确，根据历史事实判断，应该说，毛泽东对于20世纪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个伟大的解放者。同时在考虑中国革命的胜利完成这一历史业绩时，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位给当今世界以巨大影响的杰出人物。虽然他的思想包含许多内容，但是从广泛地称之为“毛泽东思想”这一点来看，完全没有必要再加以补充。

然而，研究起来，对于毛泽东来说所谓“革命”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还有，他的思想与那种“革命”、那种“革命运动”有什么关系呢？

毛泽东与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中，把毛泽东称作“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自己也曾反复地谈过这个问题。而且，直到晚年，毛泽东还在号召人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些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初次听到。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毛泽东所一贯追求的，首先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的革命，为此，他确实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了自己的思想。

尽管如此，但起码在我们日本，毛泽东是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一般形象中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实在难以推测的相貌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也是事实。如果再借用埃德加·斯诺的记录的话，1965年他记述了如下一段话：

“主席半闭着眼放低声音说，地球上人类的条件变化越来越快了。从现在起到一千年后，甚至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内，我们大概都显得愚蠢了。”（埃德加·斯诺《革命在继续》）

作为土著哲学的毛主义

这里表现的是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视为金科玉律的教条主义者正相反的，或者根据不同的见解在历史的潮流中把这种理论冲洗掉的毛泽东的形象。本来，任何一种理论，任何一种主义，都是历史的产物。而且，它们一旦被固定化和教条化之后，马上就失去了它本来的生气，这大概是理论和主义的共同命运吧。例如，马克思自己曾用了一句反语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然而，尽管如此，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对于中国来说完全

是外来的思想，同毛泽东的思想——他自己常说的“我是土著哲学”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呢？另一方面，立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的思想，在中国经常被并列称作“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不叫“毛泽东主义”，这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一般说来，在欧美，“毛泽东思想”被称为“毛主义”。一个原因是由于语言的不同所带来的翻译上的差异；另一个原因也同时包含这种观念：与依据马克思主义进行俄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即“列宁主义”相并列，的确将它作为象征中国革命的“毛泽东主义”来看待。另一方面，中国把毛泽东在思想上的贡献说成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地应用到中国的实践中。从这种意义上讲，“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也许是说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前提的基础上，着重强调其具体应用的一面。

然而，回顾历史，中国是具有三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具有令人吃惊的思想传统的国家。只要放到那悠久的历史中去研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20 世纪中叶的“中国革命”，也还是中国的革命，中国社会的变革。而且，指导这场革命的毛泽东的思想，也植根于这块肥沃的、现实严酷的、思想上的土壤之中。

从现实中产生的思想

毛泽东屡次引用列宁的话，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现实——野村浩一注），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学习和时局》）

在这种“活的灵魂”即“毛泽东思想”中果真蕴藏着什么

东西吗？

但在另一方面，这种思想，最能动员人民从事现实的伟大革命运动，人们把这种思想当作行动的重要依据。这种思想在现实中应用，推动了中国解放事业。从这种意义上讲，毛泽东的思想能够与列宁主义相提并论。象这样密切联系现实的运动、并从现实的运动中产生出来的思想，几乎是没有的。毛泽东自己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是这样讲的：

“《毛选》哪是我一个人的著作啊，《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这里可能包含有对毛泽东的思想的形成、它应有的状态或者结构方面值得注意的重要侧面。确实，至少那不是书斋里一味地思索、只是向着纯理论的结构努力的结果。

毛泽东思想的轴和磁场

在研究毛泽东的思想时，必须根据它的多方面的相貌，对错综复杂的因素进行分析。倘若大致区分一下，可以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轴和中国思想这一磁场或土壤。另一方面，作为一心为革命从事理论建设的毛泽东本人在思想上和哲学上的贡献以及几亿人民解放运动的反映，这种思想已成为他本身所具有的特点。

无疑，毛泽东首先是运动的人，是参加革命实践的人。他的整个思想及其特点是在几十年的具体革命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这种意义上讲，如同他的一生与中国共产党的运动难以分开一样，他的思想中的本质部分也与他的现实活动密不可分。极而言之，他的行动轨迹和成果本身，也许可以说就是毛泽东的思想的表现。按照这种观点，毛泽东的思想，仅仅通过他的生涯，便可将它多方面的相貌和特异的结构以及独特的

理论全部表现出来。毛泽东的思想恐怕比其他任何人的思想都更为明显地大部分与历史或革命史密切相关。

然而，在研究这位历史人物的思想时，仍然需要抓住他那最富有特点的几个侧面。今天，毛泽东已经结束了他的一生，将在历史上留下他的位置。在生命即将结束时——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要见上帝的那天”——看来已经描绘出了他那具有独特轨迹的思想，并且已经到达了终点，他的全部生活历程，作为一个整体留给了我们。

这里，作为考察的一种线索，我想从介绍毛泽东的一些言论和勾画其思想的大致轮廓开始。然后在此基础上研究他整个人生中思想形成的过程（第二章），进而再将两者结合起来归结毛泽东的思想结构和特点（第四章）。

一、解放的思想——根本性格

造反有理的“道理”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发表了如下演说：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有理”这句话成为毛泽东非常著名的一段语录。在抗日战争进入高潮时期讲的这句

话，经过了二十几年，成为给解放后的中国带来激烈冲击的口号，人们至今仍记忆犹新。大概在毛泽东的一生中，这里提到的这句话已深深地埋在他的思想中。

早在1927年，毛泽东就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中写过“造反”这句话。此后，在大约十余年后的延安，进而在二十余年后的解放了的中国，“造反有理”作为他的运动的关键之一出现了。这样看来，这句话在他的行动或运动中，是从其内部间歇地出现的，这样讲绝不过分。

毛泽东非常有力地断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是针对“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而讲的，据说马克思确实推翻了以前的“判决”。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毛泽东来说，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恐怕只有“造反”了，而且所谓马克思主义，恐怕就是辩证“造反”的“道理”了。

不用说，这是他在许多人面前所作演说的一段话。众所周知，听这次演说的人，即领导延安运动的负责人，基本上是由中国的农民阶层构成的。假如从“造反”这个词来研究，它是深深地存在于中国历史传统中的语言。“造反”“谋反”这类语言，过去意味着对所有的“正”=体制上（儒教的）秩序的一种叛逆，在这种语言和基于这种语言的行为之间，虽然存在着难以形容的深渊，但它们却一直广泛地潜藏在民众之中。这是面对特定的听众，在企图唤起人民、激发人民的演说中使用的日常语言。从这种意义上讲，演说中这句话所道出的一切，一定是过于性急了。

毛泽东的基本态度

尽管如此，可以说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发现的那一部分